



東國通鑑

五十二

共三十一

U 6
4060
29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三

高麗紀

辛禡四

辛禡十四年。大春正月。誅林堅。味廉與邦
都吉。敦李成林。王福海并其族黨。先是興邦
勸禡下令購捕趙胖甚急。鄭子喬獲胖繫巡
軍時與邦為巡軍上萬戶。與都萬戶福海副
萬戶吉敦李光甫。委官尹玠。姜淮伯及臺諫
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
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今斬李光者。唯



門伊8
號 4060
卷 31-29

辰戌

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不
服與邦必欲胖誣服治極酷胖罵辱不小
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何鞠
我為興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假睡
不聞餘亦無敢如何獨左司議金若采以為
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禍如崔瑩第辟左右與
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興邦復欲鞠胖赴巡軍
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禍命釋胖及其母妻
又賜醫藥與裘下令曰宰相既富可停頒祿
其先頒隊伍之無食者遂下興邦于巡軍國

辛偶

人皆喜曰吾君明矣禍命瑩及我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敷獄使者至堅味
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頒祿古制
也今無故而廢之豈為君之道乎自古人主
之非臣下有正之者遂欲為亂使人奔告其
黨甲騎已遮路不得出歸告堅味堅味家在
男山北既而仰見男山騎已成列堅味膽落
就擒嘆曰廣平君誤我矣初堅味興邦忌瑩
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李仁任固止之故
云巡軍不窮治興邦等罪禍大怒以前評理

王安德為都萬戶知門下李居仁為上萬戶

我恭靖王為副萬戶命更鞠之密直副使林徽勒歸私家福海賜姓為子故不以為疑使領兵與瑩等宿衛是夜福海有異志以突騎數十詐稱徼巡官城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床指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為害至是又下成林廷秀金永珙及福海檄于巡軍分遣諸道察訪推刷興邦等所奪田民還其主遂誅興邦堅味吉敷成林廷秀福海永珙檄

年偶

等並籍其家斬其族黨金用輝李存性林齊味洪徵任獻朴仁貴潘德海李希蕃鄭愨李竦潘益淳辛權辛鳳生李羨生洪尚淵金萬興等存性仁任從孫初効仁任所為後頗悔悟其尹西京治為第一民追慕之獻家無擔石之儲獄官欲免之瑩以獻籍興邦勢為大司憲未嘗發一直言斬之時人悲之萬興堅味家臣貪暴姦黠專摠田民之簿初仁任謀竊國柄授玄華禍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支黨根據而堅味為其腹心疾惡文臣放黜甚衆

東鑑五十三
與邦亦在其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大族請
與為婚興邦亦懲前日流貶謀欲全身惟仁
任堅味之言是從於是與邦同母兄成林
為侍中權姦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
私人秉權自恣賣官鬻爵奪人土田籠山絡
野奪人奴婢千百為羣州縣津驛陵寢宮庫
之田皆被攘取背主之隸逃賊之民歸之如
市廉使守令莫敢徵發民散寇熾公私匱竭
瑩及我

太祖憤其所為同心協力導禍除之國人大

辛禍

悅道路歌舞○以崔瑩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事○遣密直
司使趙琳如京師請通朝覲琳至遼東不得
入而還○斬瑞城君廉國寶同知密直廉致
中前知密直全彬密直副使安思祖密直提
學朴仲容典法判書金乙鼎大護軍金涵辛
靖成均祭酒尹瑛司憲掌令金肇護軍崔暹
林孟陽司僕正甘成旦前江陵府使都希慶
宦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皆被誅者族黨也
○甲午始頒百官祿○置田民辨正都監考

東鑑五十三
四
覈堅味等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于諸道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凡千餘人並沒財產成林之黨徐規在利川安集李安生捕之規逃安生見其妻羨遂私焉其妻誘規至安生執而殺之後事覺誅安生以妻屬典客寺為婢○令宗室耆老臺諫六曹舉文武賢良○赦李仁任不誅安置于京山府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配降卒杖流大護軍李獻進士都俞于邊地仁任秉權日久務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為待已尤厚誣

李獨

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廉之誅仁任將有所言詣崔瑩第瑩辭不見然瑩德仁任右已乃白禍曰仁任決謀事大鎮定國家功可掩過遂并其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林廉之黨渠魁漏網又曰正直崔公私活老賊獄仁任之孽子而堅味之壻俞吉敷之子而禹仁烈之壻瑩素與仁烈厚故俞亦得老又流前贊成事朴形于角山成知申事權執經于安東右代言李稷于全州形仲容之父執經仁任之妾壻稷仁敏之子也初李仁復

惡仁任仁敏之為人曰敗國亡宗者必是二弟也其孫存性果連坐○二月禍閔堅味興邦等樂器于花園鐘鼓絲竹之聲晝夜不輟○封安叔老女為賢妃妓小梅香為和順翁主燕雙飛為明順翁主是日我太祖及崔瑩入政房瑩盡黜林廉所用之人太祖曰林廉執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牲瑩不聽○禍如東江乘奉天船縱奏音樂仍留宿賜燕雙飛馬二匹又賜妓十五人各一匹○崔瑩

年馬

與諸相議攻定遼衛及請和可否皆從衆議時遼東都司遣李思敬等渡鴨綠江張榜曰戶部奉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所管軍民漢人女真達達高麗仍屬遼東故有此議○僕長壽還自京師口宣聖旨曰高麗願聽朕約束朕令歲貢馬所進馬不中用而又訴難我令勿進只令三年進種馬五十匹所進馬又不中用後買五千匹又皆弱小以我一匹價可買彼兩三馬今又以改衣冠謝恩進馬粗蹄腫腿既是來獻何至於此是

必使臣行至西京賣換而來耳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俟經年罪之爾歸以告執政大臣朕既許通商矣彼反不肯明白通牒使來質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覘我興師造艦與否重賞我人之去說消息者是街中小兒之見也自今慎勿如此又毋得遣使來鐵嶺迤北元屬元朝並令歸之遼東其條開原瀋陽信州等處軍民聽從復業

帝又賜藥材○籍諸道兩班百姓鄉驛吏為兵無事力農有事徵發○命修五道城遣諸

辛偶

元帥西北鄙以備不虞○崔瑩集百官議獻鐵嶺迤北可否皆以為不可獨與瑩密議攻遼瑩勸之○發京城坊里軍修漢陽重興城○斬原州牧使徐信李成林友壻也我太祖使人言於瑩曰罪魁已族兇徒已除自今宜止刑殺以布德音瑩不聽○禍取福海駿馬騎之曰無乃善驚乎版圖判書宋贊進曰福海所難馭也禍怒曰汝以子取賊馬耶遂殺之○巡軍拷掠堅味益淳興邦吉敷妻徵督財產皆死獄中後投成林福海存性永

東鑑五十三
環林檄幸權孫仲興等妻子臨津於是收殺
彼誅者子孫無遺其在襁褓者皆投之江匿
免者無幾其妻女沒為官婢者三十餘人

臣等按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

罰不及嗣孟子亦曰罪人不孥蓋好生惡
殺天地生物之心而亦聖人欽恤之意也
堅味興邦貪饕不法荼毒生靈罪固當誅
然比之亂臣賊子叛亂僭竊者亦有間矣
誅止其魁可也崔瑩專尚苛酷恣行誅殺
濫及無辜有玉石俱焚之嘆已不厭人心

矣今又戮妻子嬰孩家無噍類盡赤其族
何不仁之甚也瑩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輔
昏主當國柄凡所設施麤猛暴戾類皆如
此何足取哉

三月禍在壺串乘麒麟奉天等船恣為雜戲
按劔辟左右獨坐舟中通宵不寐曰父三夜
寢為人所弑吾甚戒之○禍納崔瑩女初禍
欲納瑩女使人言之瑩不可曰臣女鄙陋且
非醜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配至尊殿下必
欲納之老臣削髮入山矣泣且固拒麾下鄭

承可安沼等逢迎禍意卒奪瑩志是日禍以
尚衣進衣稽緩斬別監康義元允海○前典
理判書許錦卒錦自少有疾不樂仕宦傾財
劑藥凡有疾者無尊卑就問輒施所活甚多
性不喜佛○封崔氏為寧妃又封申雅女為
正妃三興女為善妃自李謹妃而下崔寧妃
盧毅妃崔淑妃姜安妃申正妃趙德妃王善
妃安賢妃及小梅香燕雙飛七點仙等三翁
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月用
三千九百匹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猶不

足又加橫斂其弊極矣○杖流簽書密直河
崙于襄州密直副使朴可興于順天簽書密
直李崇仁于通州以仁任姻族也○殺公山
府院君李子松初瑩勸禍攻遼子松詣瑩第
力言不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百七擬流全
羅道內廂尋殺之子松清廉國人注意復相
及死聞者莫不悲嘆○西北面都按撫使崔
元趾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
至江界將立鐵領衛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
站禍乃自東江還馬上泣曰羣臣不聽吾攻

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下令曰明日
欲西幸臣僚宜皆著大元冠服我
太祖及諸宰樞言大明使將至今西幸則民
心搖動請待大明使還禍從之國人皆喜時
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憲府以大明使將
至禁之○崔瑩閱兵東郊○大明後軍都督
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禍稱
疾命百官郊迎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詣得
明乞歸敷奏得明曰在
天子處分非我得擅崔瑩怒白禍令殺遼東

軍持榜文至兩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李思敬
等五人令所在羈管○庚子禍宥境內遂如
西海道寧妃及崔瑩從之徙世子及諸妃于
漢陽山城命贊成事禹玄寶留守京城發五
部丁夫為兵名為西獵海州白沙亭實欲攻
遼也是時全羅慶尚為倭寇巢穴東西北面
方憂割地京畿交州揚廣困於修城西海平
壤疫於迎候加以徵兵八道騷然民失農業
中外之怨甚於仁任林廉時矣○夏四月乙
巳朔禍次鳳州初禍獨與崔瑩決策攻遼未

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知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後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禍頰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啟瑩曰諾夜瑩復入啓願毋納他言明日禍召

太祖曰業已與師不可中止

太祖曰必欲成大計宜駐駕西京待秋出師

未穀彼野大軍食足可以鼓行而進矣今出師非時雖拔遼東一城雨水方降軍不得前却師老糧匱祗速禍耳禍曰卿不見李子松耶

太祖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後世臣等雖生已失計矣何用哉禍不聽

太祖退而涕泣麾下士曰何慟之甚也

太祖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丁未禍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之船運林廡等家財于西京欲充軍

賞又發中外僧徒為兵加崔瑩八道都統使
以昌城府院君曹敏修為左軍都統使西京
都元帥沈德符副元帥李茂揚廣道都元帥
王安德副元帥李承源慶尚道上元帥朴歲
全羅道副元帥崔雲海雞林元帥慶儀安東
元帥崔鄂助戰元帥崔公哲八道都統使助
戰元帥趙希古安慶王賓屬焉以我

太祖為右軍都統使安州道都元帥鄭地上
元帥池湧奇副元帥皇甫琳東北面副元帥
李彬江原道副元帥具成老助戰元帥尹亮

辛偶

裴克廉朴永忠李和李豆蘭金賞尹帥德慶
補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元桂李乙珮金
天莊屬焉左右軍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餘
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馬二萬一千六百八
十二○丁巳禍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
李光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庚申禍如
大同江陳百戲奏胡樂竟日有巡軍萬戶府
知印矯旨放卒十人斬以徇○辛酉左右軍
都統使將出師禍醉日晏不興不得拜辭禍
酒醒泛舟石浦至夕乃還飲諸元帥酒賜衣

東鑑五十一
三
○壬戌曹敏修
領左軍我

太祖領右軍發平壤衆踰十萬癸亥瑩白禍
曰今大軍在途若淹留旬月則大事不成臣
請往督之禍曰卿行則誰與為政瑩固請禍
曰然則寡人亦往矣有人自泥城來曰近吾
往遼東遼東兵皆赴伐胡城中但有一指揮
耳若大軍至不戰而下瑩大喜厚賜之○中
子禍如大同江張胡樂于浮碧樓自吹胡笛
有國人裸而洗馬于江禍見以為慢上斬之

自是常往大同江樂而忘返○乙丑傳洪武
年號令國人復胡服

臣等按以小事大畏天者也順天者存違
天者亡胡元失馭大明龍興聲教所暨罔
不臣服禍本在荒瑩亦老耄闇於大計稱
兵攻遼又不奉正朔去順効逆無非所以
取亡之道也瑩禍之罪已滿天下不有上
天悔禍義旗一回則吾東方生靈之禍何
有何紀極嗚呼殆哉

倭入椒島時京城丁壯皆從軍唯餘老弱而

已每夜烽火屢舉京城單虛人情危懼莫保
朝夕○禍將出政進一馬而斬之曰此馬數
驚我也又道見已卒二人即命斬之禍瑤樂
殺戮日甚○遣文達漢金宗衍鄭承可宦者
曹洵金完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
其都鎮撫皆賜衣○五月禍縱樂于大同江
至夜乃還禍每出遊輒奏胡樂令倡優呈百
戲崔瑩日領軍士出入吹笛君臣荒淫百姓
怨咨○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鎮浦寇旁近州
郡禍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揚廣道凡托

二十甲內

疾不赴北征使子弟奴隸代行者悉令禦倭
避者斷以軍法籍其產○禍與寧妃往浮碧
樓或射或擊毬欲殺圍人崔瑩請勿殺禍曰
父老殺人何禁我耶瑩曰臣之殺人不得已
也禍目左右遂斬圍人○庚辰在右軍渡鴨
綠江屯威化島亡卒絡繹於道禍命所在斬
之不能止○崔瑩請禍曰殿下還京老臣在
此指揮諸將禍曰先王遇害以卿南征也予
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乎○甲申大東江水
赤○泥城元帥洪仁桂江界元帥李義弼先入

遼東境殺掠而還禍喜賜金項見文綺綃
丙戌左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曰臣等乘
桴過鴨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第一灘漂溺
者數百第二灘益深留屯洲中徒費糧餉自
此至遼東城其間多有巨川似難利涉近日
條錄不便事狀付都評議和印朴淳以聞未
象俞允誠惶誠懼然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
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鈇鉞而嘿嘿乎以小事
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
陵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為臣妾其

辛巳

誠至矣殿下繼志歲貢之物一依詔旨於是
特降誥命賜玄陵之謚冊殿下之爵此宗社
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今聞劉指揮領軍立
衛之言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計稟策甚
善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
也况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驅而赴之
堅城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
時糧餉不給進退惟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
下特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禍與瑩不聽遣
宦者金完督令進兵軍中留完不遣瑩欲與

東鑑五十三
十五
胡兵夾攻遼東使裴厚如胡時亡元餘孽遁
逃沙漠徒稱虛號瑩欲與之為援其慮事祖
略如此○揚廣道按廡田理報倭寇道內四
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人之境乃遣元帥
都與金湊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令諸如
之在漢陽者悉還開京○乙未禍如成州溫
泉左右軍都統使遣人詣崔瑩請速許班師
瑩不以為意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地面已上馬矣軍中
洶洶敏修罔知所措單騎馳詣

太祖涕泣曰公去矣吾濟安往

太祖曰予何去矣公勿如是

太祖乃諭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

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順逆上書

請還師王不省瑩又老耄不聽盍與卿等見

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

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

公一身敢不唯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遲軍畢

渡軍中望見相謂曰自古以來未有如此人

自今以後豈復有如此人時霖潦數日水不
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溺人皆神之時
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軍民無者小皆歌之
丁酉漕轉使崔有慶奔告于耦是夜我
恭靖王與其兄芳雨及李豆蘭子和尚上護
軍柳龍生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耦奔于
軍前戊戌耦聞大軍已至安州馳還夜至慈
州泥城下令曰赴征諸將擅自回軍惟爾大
小軍民盡心以禦必大加賞賚回軍諸將請
急追

太祖曰速行必戰多殺人矣每戒軍士汝輩
若犯乘輿予不用赦奪民一瓜亦當抵罪沿
途射獵故緩師行己亥耦至平壤收貨寶渡
大同江夜至中和郡辛丑耦於道上聞諸軍
已近從間道疾馳至歧灘詰朝還京入花園
從者纔五十餘騎自西京至京城從耦臣僚
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絡繹不絕營欲
拒戰命百官以兵仗侍衛○六月癸卯朔諸
軍來屯近郊為書授金完曰我玄陵至誠事
大

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今營為冢宰不
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先舉大兵將犯上國
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為寇殺
我人民燔我府庫加以遷都漢陽中外騷然
今不去營必覆宗社翌日禍遣陳平仲教諸
將曰受命出疆既違節制稱兵向闕又犯綱
常致此釁端良由眇末然君臣之大義實古
今之道規卿好讀書豈不知此况復疆域受
於祖宗豈可易以與人不如興兵拒之謀之
於衆衆皆曰可今胡敢違雖指雀營為辭營

之捍衛我躬卿等所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知也
教書到日毋執迷毋吝改共保富貴以圖終始
予實望之不審卿等以為何如又遣侯長壽往
軍前賜諸將酒欲知其意諸將進屯都門外東
北面人民及女真之素不從軍者聞
太祖回軍爭奮相聚晝夜星奔而至者千餘
人禍乃發府庫金帛募兵得數十人皆倉庫
奴隸市井之徒徵兵諸道入按聚車塞巷口
削敏修等官爵以營為門下左侍中禹玄寶

為右侍中宋光美為贊成事安紹為評理為
洪壽為大司官鄭承可為鷹揚軍上護軍趙
瑋為密直副使金若采知中事榜于市曰孰
敢修等諸將者勿論官私奴隸大加爵賞乙
巳我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岩遣柳曼殊入自崇
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皆却之初
太祖之遣曼殊也謂左右曰曼殊目大無光
膽小人也往必北走果然時
太祖放馬于野及曼殊奔還左右以白

太祖不應堅卧帳中左右再三白之然後徐
起進膳命鞍馬整兵將設有矮松在百步許
太祖欲射松株卜勝北以一象心遂射之一
矢立斷諸軍士皆賀鎮撫李彥出跪曰陪我
令公往何處不可行乎

太祖由崇仁門入城與左軍犄角而進都人
男女爭持酒漿迎勞軍士曳車以開路老弱
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敏修建黑大旗至永義
署橋為瑩軍所奔俄而
太祖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

天鼓輦震地瑩麾下安紹率精兵先據男山
望旗奔潰瑩知勢窮奔還花園不勝憤怒以
尊派守門者乃入

太祖遂登岩房寺北嶺使吹大螺一通於是
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每征討諸將
不用螺獨

太祖於馬前吹螺故都人聞螺聲皆喜

太祖之軍已至矣禍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
瑩不肯出吹螺赤宋安登墻吹螺一通諸軍
一時毀垣闌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

年馬

殿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
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國家未
寧人民勞困冤怨至天故不得已焉好去好
去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峯縣初瑩下令欲
囚赴征諸將妻子既而事迫不果行李仁任
嘗言曰

李判三司須為國主瑩聞之甚怒而不敢言
至是歎曰仁任之言誠是矣光義紹珪承可
等逃匿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詣闕拜謝還

軍門外先是潛邸里有童謠曰西京城外火
色安州城外煙光往來其間

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未幾有是變○復行
洪武年誦襲大明衣服禁胡服罷禹玄寶以
曹敏修為左侍中我

太祖為右侍中趙浚簽書察直司事兼大司
憲諸將皆復職浚嘗憤王氏絕嗣與尹紹宗
許錦趙仁沃柳爰廷鄭地白君寧結為友密
誓有興復之志我

太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悅待之如舊

識及回軍舉為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
大小悉咨之浚亦以經濟為已任知無不言
時朝廷聞本國之變上疏請征

帝欲親十于宗廟方致齋適本國使者至即
罷齋○諸將入城會議興國寺罷諸道築城
及徵兵執安紹鄭承可囚于巡軍典校副令
尹紹宗詣軍前因鄭地求見我

太祖懷霍光傳以獻令趙仁沃讀而聽之仁
沃極陳復立王氏之議○丁未諸將入城會
議地藏寺移配崔瑩于合浦流宋光美于原

刑安紹于安邊鄭承可于寧海判密直印原
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柱于鳳州知密直鄭
熙啓于陰竹皆瑩所親信者也○庚戌放禍
于江華先是禍夜與宦豎八十餘人皆甲馳
至我

太祖及曹敏修邊安烈第皆屯軍門外不在
家故不得害而選已酉請將會議崇仁門使
李和趙仁璧沈德符王安德詣闕請悉出官
中兵仗鞍馬又請出寧妃禍曰若出此妃予
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禍如江華

禍不得已乃出執鞞據鞍曰日已暮矣左右
俯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寧妃及燕雙飛出
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獻于定妃
史臣曰秦政曹睿事涉疑似至於呂氏立
他人子為惠帝後宋文公直筆特書略無
假借其所以為天下後世戒嚴矣恭愍王
嘗以無子為憂宜求宗室之賢者嗣之乃
取耽子陰養宮中以為身後之計卒不能
保其身禍亦荒淫暴虐身亡家敗嗚呼禍
固不足論恭愍亦獨何心哉

辛亥曹敏修立禡子昌

太祖於回軍之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敏修亦以為然及是日

太祖欲擇立王氏敏修念仁任薦拔之恩謀立仁在外兄弟李琳之女謹妣之子昌恐諸將違己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三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矣何可違也

遂以定妃教立昌年九歲

臣等唐之衰權姦執國命廢置人主如奕基然唐室遂亡今仁任敏修相繼專政置君主皆出其手去年仁任立禡今年敏修立昌其為幸謀則忠矣如王氏何况既以禡為得罪於天地得罪於王氏之祖宗而廢之廢其父而立其子又何理也敏修不學無知無足多責猶名儒不能斷大義從敏修邪謀終為口實亦獨何哉

昌尊母李氏為王太妃○敏修白昌召李仁

任李崇仁仁任已死矣國人初聞名仁任恐其復亂國政又開攘奪之門俄而聞其死皆喜曰人不能誅天乃殛之○以曹敏修為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道都統使我太祖為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朴宜中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咨曰表云鐵嶺人戶事祖宗以來其文和高定等州本隸高麗以王所言其地合諱高麗以理勢言之其數州之地曩為元統今合隸遼東高麗所言未可輕信必待詳察然

後已且高麗隔大海限鴨綠始古自為聲教然數彼中國累朝征伐者蓋為能生豐端首者逆臣弑君朕命絕交彼遣人請聽約束數番不允數請不已然後索歲貢以表誠方許交往彼雖稱貢歲幣連歲皆不如約未幾遣人訴難准其訴難將前貢削去只許歲貢種馬五十匹決以諸色務純以此貢比前貢萬百分之一耳及其進也皆非奉上之物盡皆驚下之獸此侮之一也表稱謝恩以馬為禮及其至也皆爛斑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為用

者侮之二也時或遣人諳說溫台杭紹蘇松
之民密覘事勢致令發露侮之三也朕嘗諭
諸來使毋作是姦休禁民生理聽民水陸往
來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
誘引下民致彼誑賺金帛妄言事勢公然彼
小人之誣是其愚我侮之四也洪武二十年
春朕以匹帛置遼左與高麗易馬伐胡彼陪
臣等皆以駑來易以價較之本國一馬之價
可得二三今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駑馬終不
為朕用侮之五也噫高麗地三面環海一面

負山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哉凡所交往
此以誠交彼以詐合將欲罷交彼又卑辭若
此之為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觀累朝征伐高
麗者漢伐四次為其數寇遼境故滅之魏伐
二次為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故屠其所都
晉伐一次為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俘男
女五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為其寇遼西關蕃
禮故討降之唐伐四次為其弑君并兄弟爭
立故平其地置為九都督府遼伐四次為其
弑君并反覆寇亂故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

等數萬人金伐一次為其殺使臣故屠其民
元伐五次為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置
官故興師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
端皆高麗自取之也非中國帝王好吞并而
欲土地者也今鐵嶺之地王國有隣其耽羅
之島昔元世祖牧馬之場今元子孫來歸甚
衆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島上戍兵數萬
以衛之兩湖穀糧以贍之以存元之後嗣使
元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蓋自恭愍
朝朝聘者多賫金銀土產布彩帛輕貨雖有

識者迫於權貴所托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
中國以為高麗人假事大貪貿易而來耳及
林廉用事其弊尤甚宜中之行裝無一物遼
東護送鎮撫徐顯索布宜中傾囊示之解所
衣紵衣與之顯嘆其清高以告禮部

帝引見待之有加顯出語人曰僕宰相而下
吾所見麗使多矣至尊禮待未有如朴宰相
者

帝又命禮部饗於會同館序前元平章院使
之上遂寢鐵嶺立衛之議○賜曹敏修及我

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之彌我
太祖以疾辭不允以張思吉為密直副使思
吉義州人義州地接遼東往來相繼而思吉
以土人代父為萬戶悉諳情狀特加褒獎以
慰邊人○秋七月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
尚道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與
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尚道副元帥具成
老等救之時判典校寺事康好文妻文氏有
二兒負幼携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絕不肯
行賊繫其頸逼令前行又逼棄所負兒文氏
知不免裹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且在此
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極樂菴
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文氏謂
同彼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
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口殺其兒而去崖
下有蘿蔓蒲草又密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
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饋粥以養
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大司
憲趙浚等上書曰正田制而足國用厚民生
擇人材而振紀綱舉政令此當今之急務也

國祚之長短出於民生之普繁而民生之普樂在於田制之均否文武周公井田以養民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漢薄田稅而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均民田而有天下幾三百年秦毀井田得天下二世而亡新羅之末田不均而賦稅重盜賊羣起太祖龍興即位三十有四日迎見羣臣慨然嘆曰近世暴斂一頃之租收至六碩民不聊生子甚憫之自今宜用什一以田一負出租三升遂放民間三年租當是時三國鼎峙羣雄角逐財用方急而我

太祖後勳功先恤民即夫地生物之心而堯舜文武之仁政也三韓既一乃定田制分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歿則收之府去則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者有罪則沒之人人自重不敢犯法禮義興而風俗美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土著安業國以富強雖以遼金虎視天下而與我接壤不敢吞噬者由我太祖分三韓之地而與臣民共享其祿厚其生結其心為國家千萬世之元氣故也自是以來閑人功蔭

投化入鎮加給補給登科別賜之名代有增
益掌田之官不堪煩瑣投田收田之法漸致
墮弛茲猾者間乘隙而竊已仕已嫁者尚食
閑人之田不歸其主者冒食軍田父匿挾而
私授其子子隨其母不還於公既食役分又
食閑人又合軍田授受之官不問其已見任
在官而當食役者耶未仕未嫁當食閑人
者耶其身果府兵歟其父果入戍於邊鎮歟
其祖果自異國而來投者歟祖宗授田收田
之法既毀而無弁之門一開為宰相而當受

田三百結者曾無立錐之可資為宰相而受
祿三百六十碩者尚不滿二十碩兵者所以
衛王室備邊虞者也國家割膏腴之地以祿
四十二都府甲士十萬餘人其衣糧器械皆
從田出故國無養兵之費祖宗之法即三代
藏兵於農之遺意也今也兵與田俱亡每至
倉卒則驅農民以補兵故兵弱而餌敵割農
食以養兵故戶削而邑亡以祖宗至公分授
之田為一家父子之所私不一出門而仕朝
行不一舉足而蹈軍門者錦衣玉食坐享其

利茂視公侯而雖以開國功臣之後夙夜侍
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及不得一畝之食立
錐之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義而
責事功勵戰功而禦外侮哉內而版圖典法
外而守令庶使廢其本職日聽田訟不避寒
暑揮汗呵筆勾稽文券檢覆證左訊之佃戶
訊之故老凡其辭連盈獄滿庭廢農待決數
月之案積如丘山一畝之爭連數十年忘寢
廢食剖決不給者以私田為爭端而訟煩也
子之於父母一畝之求或不如意則反生怨

恨如視路人甚者纒釋表經鞭笞侍病之奴
婢求其墓田之公文至親尚爾兩况於兄弟
乎是以私田兩陷人倫於會歎也朝廷士大
夫貌相好而心相猜至於陰中傷之此以私
田兩為楹竅也至於近年無并尤甚姦兇之
黨跨州包郡山川為標皆指為祖業之田相
攘相奪一畝之至過於五六一年之租收至
八九上自御分至于宗室功臣侍朝文武之
田以及外役津驛院館之田凡人累世所植
之桑所築之室皆奪兩有之哀我無告流離

四散填于溝壑祖宗分田所以厚臣民者適足以害臣民也此以私田為亂之首也無并之家收租之徒稱兵馬使副使判官或稱別坐從者數十人騎馬數十匹凌轢守令摧折廉使飲食若流破費厨傳自秋至夏成羣橫行縱暴侵掠倍於盜賊外方由此凋弊及其入佃戶則入厭酒食馬厭穀粟新米先納綿麻腳錢捺粟棗脩至於抑賣之歛十倍於其租租未納而產已空矣及其履畝之際則負結高下隨其意出以一結之田為三四結以

大斗而收租一碩之收以二碩而充其數祖宗之取民止於什一而已今私家之取民至於十千其如祖宗在天之靈何其如國家仁政何田以養民反以害民豈不悲哉民之出私田之租也稱賦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賦者賣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能養也冤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水旱戶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里暴屍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宗廟危於累卵臣等願遵聖祖至公分授之法

革後人私授兼并之弊非士非軍非執國役者毋得授田令終其身不得私相授受嚴立禁限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臣以贍軍士則國富而兵強禮義興而廉恥行人倫明而詞訟息社稷之基安盤石而壯太山國家之威震雷霆而熾炎火雖有外侮將自焦而自糜矣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近者西北之行纜數月耳尚且公私不支上下俱困脫有二三年水旱之災其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其何以應之

辛獨

況今中外倉廩一時俱匱軍國之須無從而出邊警之虞在所不測如有倉卒難以戶斂今當量田之時定數給田之前限三年權行公收可以充軍國之需可以給在官之俸按庶之職國初節度使也摠攝軍民專制方面守令奉職而民安其業方鎮懾服而戰守必力事權歸一人無異望至今百姓號為一方統察今也賊破州郡而方鎮無所畏憚擁兵養威坐視而不戰賊勢日益張守令自恣公行賄賂沅連聲色百姓塗炭而不之恤為按

庶者區區於簿書錢穀之間而未能嚴於黜陟賞罰之典以振起軍民之政者無他知官皆正順奉順之負方鎮府尹州牧都護亦兩府之大臣奉翊之達官故按廉不以王人大體為念反以秩卑小節為嫌紀綱不振國事之誤一至於此臣等願法祖宗遣兩府之成憲體唐室遣大臣之故事擇兩府有廉威明幹者為都按廉黜陟大使以田野關戶口增詞訟簡賦役均學校興巡察州郡而黜陟之以號令嚴器械精兵卒鍊屯田修海寇息巡

臨方鎮而賞罰之而軍官敗績沒一州郡守令貪污招納賄賂者斬次罪罷職論罪次罪論罰行公以振紀綱守令三年通任不被都按廉譴責者即除京職其都按廉使許令臺省薦舉候依貼出遣之自元帥以下皆郊迎呈參不許坐雖以五六品為廉使者一年相過之期黜陟考課之法與都按廉同更相迭遣不為常例都按廉不能黜陟州郡方鎮者司憲府申聞罷職痛理為守令者察民休戚斷獄訟均賦役父母斯民其職也巡問按廉

如調兵州郡也責辦其宰則民戶之多寡丁夫之壯弱其所知也兵必得其精令也巡問按廉每所徵發慮守令私其邑也調南郡之兵則必命北郡之宰北郡之宰至於南郡也以未經之耳目恐其欺罔先施鞭撻俄而調兵北郡之牒至南郡南郡之宰投袂而起直趨北郡未下車而先刑人繫累其父母鞭撻其妻子非止調兵而然也凡戶口之點檢軍須之轉輸徵督百端無有紀極於是兩郡相怨遂成仇讎互相報復民不堪苦戶口蕭然

其承流宣化之意安在今願守令不許出境專理其邑有不勝其任者按廉即罷其職而黜之申報朝廷以承其闕使命之任先王於巡問按廉之外不許發遣其慎重之意可見兵興以來使命煩多冠蓋相望乘驛者一匹之命矯至八九匹一使之供多至數十人加以巡問按廉之差使諸元帥之發遣亦皆乘驛橫行州郡馳驚館驛此門一開成乘愛馬之往來京外闕散之私行賄如廉更出送入公然受廩恬不知愧殘弊破驛之吏委

頭拱手無所控訴以有限之供億應無窮之
使客州郡凋弊驛路流亡願自今州郡無務
一委巡問按廉以責其成雖冗使命不辭
遣朝廷文字皆以懸鈴行移非軍情緊急重
事不給驛馬非乘驛馬者不得入諸郡各驛
以受廩給違者主客皆罷職不叙使各道巡
問按廉一法朝廷此制不敢違越違者痛理
之諫官李行版圖判書黃順常典法判書趙
仁沃等亦繼上書請革私田時田制大壞兼
并之家奪占土田毒痛日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疏
極論之

臣等按太祖首正田制取民有度光宗定
貢賦景宗立田禁科及成顯經界愈詳文
宗恭儉節用家給人足中葉以降權姦蠹
國倉廩告竭逮事胡元朝覲饋遺國贐等
事殆無虛日省官達魯花赤迭相往來溪
壑其欲誅求無厭家抽戶斂徵督無藝尚
不能支戶口日耗國勢就弱遂至叔季世
族臣室占奪民田所在連阡陌絡山野地

無遺利一歲徵租或再或三猶以為不足
革田禁為私有盡壞祖宗之法版籍不明
民胥怨咨國之亡將無日矣不亦悲夫
遣政堂文學使長壽以禍遜位表如京師○
曹敏修請禮葬李仁任遣使弔諫追贈典儀
難之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謚
廣平則誰敢為之獨至典儀議謚曰荒繆李
崇仁姜淮伯河崙等折辱之俯以詼諧對其
後臺使論仁任罪自俯戮之

仁任不學無術包藏禍心立偽事

恐禍及已凡攘奪民田悉還其主既得志稍
稍還奪復肆貪婪沮革私田大司憲趙浚劾
而逐之○八月以李穡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又令司憲府重房史
官各一人更日入侍○下李光甫獄光甫本
市井無賴人也禍樂東江遊戲忘返光甫逢
迎所欲必中禍大悅朝夕不離側至是杖死
○左司議李行等上疏曰名器國家所以養
賢而待士也設官分職自有定制銓選擇用
已有成法故必待奇才茂績而登庸之自權

臣擅政以來專以賄賂得官批教未下而某
為某官道路喧傳名分混淆祖宗崇賢重祿
之意安在近者添設之多車不勝載田翁樵
子亦賤之若泥沙然由是士無忘軀犯顏之
節兵之徇義守死之心乞殿下清淨為心以
公滅私當注擬選擇之際恐或有惡德私昵
之及與一二人大臣考其功績察其德行然後
授之則便佞阿諛之徒無所容其足矣且添
設本非得已除軍功外一皆禁斷○以鄭地
為揚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時倭寇擾亂

辛酉

易王氏殺帝使附胡元以誤國家當國二
十餘年之間窮兇極惡真盜世之奸賣國
之雄耳林廉之誅崔瑩屈法伸恩私活老
賊然罪盈惡極天降酷罰而死曾無一二
執法之臣論列陳請斬棺瀦宅暴白其罪
人皆腐心切齒敏修先請葬謚欲加恩數
何哉當禍昌父子篡竊之時仁任作俑於
前敏修効尤於後厥罪惟均今日之請非
獨為仁任乃他日為已之地也當時備員
典儀者非仁任之腹心即敏修之爪牙緘

口結舌不吐一公論例加其謚曠官失職之罪大矣孔術毅然獨立考核名實謚曰荒繆伸天下之公論誅奸諛於既死有古太史風豈不可嘉也哉崇仁惟伯河崙皆仁任之族黨不忘仁任外謂之是挾私怒而非公議其罪亦大矣

流崔瑩于忠州先是執瑩囚于巡軍鞠攻遼之罪至是流之斬鄭承可杖流趙珪于角山趙琳于豐州又斬安紹宋光義印元寶于流所○流曹敏修于昌寧縣敏修當材廉之誅

三道所至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足以懾伏倭寇命與金伯興金用鈞等往擊之又遣慈惠尹曹彥密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曜禦之○憲府請禁奔競○改諸道按廉使為都觀察黜陟使賜教書鈇鉞以遣之皆用臺諫之薦揚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慶尚道前平壤尹張夏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慶交州江陵道前密直商議金士衡西海道密直提學趙云佺令各舉副使判官改量土田○始復銓選法舊制文武銓注吏

兵部分掌之府衛則自隊正以上諸司則自九品以上與夫府史胥徒皆著其年月錄其功過每於歲杪陞黜謂之都目政自褻幼年即位權姦竊國私其親姻貪于賄賂官爵一出私門都目之政久廢至是追錄其勞仕者大悅○大司憲趙浚陳時務曰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為典理者不知選舉而流品濫為軍薄者不知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

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為版圖典法者漫不知為何事禮儀之禮典土之典果能各舉其職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無雖君相憂勤而政事之修舉其亦難矣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以下次判司事察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綏為六部判書領諸部及所屬攸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中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

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網舉而目張領挈而褒順君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教令易行政事易舉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況一國之政乎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令曰侍中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相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

爵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爾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吏員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急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惟新之化六寺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階通憲奉劄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願自今陞通憲奉劄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階使親其職新授

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秋書天王使仍叔之
子來聘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
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
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大平之盛者以其所用
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之
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之官其有冒受
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為人主之耳目
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
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舉以授其職陞其
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令近民之職不

可不重近日所臨守令頗有士林不知者
願自今非經各司願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
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之事一
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出多門
人恥為之乃以除府吏胥吏不學齋面之輩
以妻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才幹
者差遣階階參官以重其任安集一切聽之
其府吏胥吏之徒只除推務之職供驛署專
掌八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
文牒兄以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

駟騎而軍部吏者絡繹不絕驛卒凋殘職此
之由願自今以候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匹驛
卒據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親近
左右其健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
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芻粟也劫奪萬
端輸轉八城也農牛疇什幾破畿縣秦流諸
郡一州之內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
皆是而又驅其貢戶名為驅從至千百人不
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寧民
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亦

不許內豎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吏日八直
凡其芻豆身親量給畿內芻粟計馬定數分
月而供且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五人
驅從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凡都監有
事則置事已則罷例也造成都監初因官闕
之作而置後而繕工之職歸之使管一國材
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
取之於民也剝膚椎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
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并罷防禦火燭都監
屬之軍器寺慎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正監

檢以壺串宮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兩
江之材諸窰之瓦供諸營造凡斫木瓦窰之
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風化
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來教養無法姦
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臣願罷都摠都
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
者為社長依黨序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及
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羣戲街巷以長浮
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官司倉
庫奴婢及近日誅流入祖業奴婢新得奴婢

令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
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
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李
仁任專擅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辜天殛
之願削官爵不賜謚誅以懲為惡之人貞烈
公慶復興清白自守為仁任等所逐卒於貶
所願賜教書吊祭其墓侍中李子松庶謹守
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謚厚恤其家
祖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壓於時
王之制變華從戎上下不辨民志不定我玄

陵憤上下之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祖宗之盛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王繼志得請中為執政所改殿下即位親服華制與一國臣民煥然更始而尚猶不順其品制以梗惟新之政令願令憲司限日從制近年姦凶相次執政隨賂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殺活其人士風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虛曠天工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兩衙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門不供其職者停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

幸禍

出入由已今典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頒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偽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世道日降姦詐日滋近來上將軍以下令軍簿司印之奉劄以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姦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玉牌於諸

東鑑五十三

倉庫官司必印以行信實今內豎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姦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母下王牌以塞內豎盜竊之源凡於聽訟決事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耗竊官物其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請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求索外官之贈遺者不以不廉論古者民年十六為丁始服國役六十為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按廉按廉貢于戶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來此法一

辛禍

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鼻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多寡籍其戶之上中下三等與夫良賤守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叛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

憑依及時設遣而守令按庶如有違者輒繩
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蕃國家之不可無者
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百濟也先治水軍親
駕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
資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
肥膏之田在於瀕海沃野數千里之稻田陷
于倭奴蒹葭際天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
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
防凶奴之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
十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

修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
時耕耘魚鹽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
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
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其鄉邑而邊境州郡
既實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
遁而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廩實矣水軍萬戶
諸道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
滅賊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八傳之子孫
其失一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
宥以示勸懲全羅慶尚揚廣三道貢賦之所

出國家之腹心今也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
踐踏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
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
大舉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國家之藩屏頃者
姦兇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
郡供億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
文武兼備威望夙著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
副萬戶各一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
門以干千戶之任侵漁倍克靡所不至願自
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為民信服者除授之

毋數易置權勢之家競為互市貂皮松子人
參蜂蜜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歛民甚苦之
扶老携幼渡江而西可為痛哭願自今抑買
之弊一切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
罪姦兇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
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鷄貂皮之曲獻乞
皆痛禁水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
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
不可不早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
以成其籍使不得沅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

與平民同其有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昌
下其書都堂○以洪永通領門下府事國人
皆曰以彼貪婪得免正月之誅今值更化之
初尚不見斥又位上相真福人也○慶尚道
都巡問使朴歲安東元帥崔鄴擊倭于尚州
中牟縣破之各賜弓馬○以我

大祖都摠中外諸軍事○揚廣全羅慶尚道
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原大敗之時
倭寇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晉州牧使李
贊戰死倭又自咸陽踰雲峯八羅峴至南原

辛偶

地督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
元帥金伯興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揚廣
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
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
諸軍無食不能追賊乃登船人謂非此戰則
三道民樂盡矣昌賜地等官醞段綃○以贊
成事王安德為六道都統察使○復以士人
為縣令監務舊制縣令監務皆用登科士流
近世專以諸司胥吏為之貪汚虐民階皆七
八品秩卑人微豪強輕之恣行不法鄉邑殘

亡恭愍王因全以道之言雖以五六品為安
集欲革舊弊然安集非出於批目皆用時宰
所舉白牒之任至禍時權燕秉政專用私人
隨其喜怒以為黜陟諸縣安集多不識字者
奪人田民納之權門至養權臣馬牛鷹犬求
媚媒進貪殘之禍甚於胥吏至是始用士流
秩五六品○教私田之租一皆公收則朝臣
必患艱食姑令半收其租以充國用○九月
朴歲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知門下
府事柳曼殊免諫官言曼殊由門蔭得官致

幸禍

位宰相而乃不孝其母人皆賤之又強奸故
少尹崔秀瞻愛女又奪占人播種之田使本
主舍寃請令鞠訊以礪風俗憲府又劾罷之
○右常侍許應等上疏曰近與司憲府版圖
典法文章申聞請復先王均田之制而殿下
依允四方聞者莫不欣悅唯臣家世族之燕
弁者獨以為不便嘵嘵多言變亂衆聽一時
士大夫有田者同聲應之尋有不收宗廟社
稷道殿神祠功臣登科田之議臣等以為此
必有倡之以起廢法之端者不日果有半收

東鑑五十三 四十九
之命夫立法所以革弊也法立而弊未生遽
自中止無乃不可乎近來以國用軍需俱不
足故初有均田之議今若信浮言行之未竟
則祿俸糧餉何以足之常程緩急何以當之
上國立衛遼東窺覘我疆者有年又海寇深
入作耗無所不至是誠畏首畏尾之時也捨
此不慮乃以國家之公田以與無功坐食之
人非計之得也伏望殿下任衆口之煩置復
均田之舊制使軍國之需皆有贏餘則國家
幸甚從之○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乞將行上

書曰凡為國者當家給人足內外無患之時
猶且思危况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固
不可以不虞也國界自西海歷揚廣全羅至
于慶尚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
曰大青小青喬桐江華珎島絕影南海巨濟
等大島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
之利今廢而不資為可嘆已乞於五軍將帥
八道軍官各給虎符金牌至于千戶百戶授
以牌面仍以大小海島為其食邑傳諸子孫
則不惟將帥一身之富貴亦且子孫萬世衣

食有餘矣誰不人人各自為戰乎人人各自
為戰則戰艦自備兵糧自賚而為遊兵無時
擊之則賊不敢窺覷民得以富庶煙火相望
雞犬相聞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
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昌下其書都堂○遷
禍于驪興郡以其郡兵宿衛租稅供奉○改
政房為尚瑞司○寢園署啓曰宗廟之祭國
之大事簠簋遵且之實犧牲粢盛之具各有
攸司近來紀綱陵夷無所考課犧牲奠物不
豐不潔甚非報本追遠之意乞令攸司務盡

豐潔以致誠敬其典校祝版亦令長官齋沐
賚進其或不虔令臺省糾治從之○冬十月
大司憲趙浚等上書陳時務曰古之為國者
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脉也
身無血脉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
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
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
行怨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脉達于膏肓
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
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

一委憲司治之謹按寢園署禮文凡與祭者
不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居於本
司或在於尚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
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
于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處且不
習禮文故其裸獻登降贊謁奠徹皆不合度
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為如何
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
令糾正監之正順以下令錄事察之致齋三
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

辛禡

不敬論本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作唐樂繼
以鄉樂今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
和殊失禮樂之本矣謹按朝廷儀其視朝宴
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
官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
民近因兵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災禾穀耗損
咸不聊生誠宜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
有節制使又有觀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
民不堪苦其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
召還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

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
託以覲親省墓冒干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
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也願自今父
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
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
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
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
京主人日徵闕布人一匹主人稱貸於人而
不能償之直趨州縣乃謂京中借貸倍數督
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

寺日徵其人之闕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
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
人之力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斷
喪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
罷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
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
屬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之屬亦皆革
去以安民生○以我

太祖及李穡文達漢安宗源蕪判尚瑞寺事
趙浚知門下府事蕪大司憲○遣侍中李穡

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賀正請王官
監國又請子弟入學自玄陵之薨

天子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
稽為相自請入朝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
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為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稽曰

汝國崔瑩將精兵十萬

李太祖舊諱執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卒禍

李

太祖舊諱

罔極之德何以報之○十一月趙英

吉潛入京獲之杖復流于順天○司憲府劾

判開城府事文達漢憑外戚之勢縱肆貪婪

流于合浦都堂乞置近地乃移鐵原達漢李

琳之妹婿也○遣密直使姜淮伯副使李芳

兩如京師請朝見○諫官上疏劾知密直李

茂李彬曰往者趙英吉擅離貶所潛入京城

其跡詭秘事涉可疑英吉之來也茂彬等悉

知其情不即具聞罪固不細矣猶握重任在

於左右宜付憲府痛行推鞠以安反側疏上

止罷其職又上疏曰茂彬黨於李仁任頗張
威福幸蒙聖慈以保其位誠宜小心翼翼以
補惟新之政乃與英吉反側之謀茂借馬抬
置彬比隣相從圖濟姦謀罪莫大焉止令罷
職無所懲艾乃流茂于谷州彬于安邊○十
二月
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麗普化等來求
馬及閑人○典法判書趙仁沃等上疏曰佛
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絕俗為宗固非所
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諸寺僧徒

辛禡

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
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
染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臣利其於清淨
絕俗之教何願自今選有道行無利欲者住
諸寺院其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令所在官收
之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
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
父母喪母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為尼者
以失行論敢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鄉吏驛
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僧徒恒留宿人

家者俾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禁錮李仁
任子孫右司議尹紹宗等上疏曰竊見李仁
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慝事我玄陵竊位宰
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侍中抑耀請俟農隙
忤旨見罷仁任遂代其位當國秉政迎合獻
諛竭民財力毒痛三韓卒致甲寅之禍上王
幼冲嗣位仁任專擅國柄乃謀一身百年之
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殺忠賢而竄大
臣罷書筵而進頑童導上聲色娛上游畋使
上王不暇親政官官妾嬖夫內豎爵祿以

辛禍

悅之餽遺以結之使為耳目日夜稱譽於上
甘言小惠愚弄國人皆得懼心以林堅味庶
興邦為腹心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托
者為賢才節行廉恥者為不肖兩府百司藩
鎮守令咸出其門言官要職列其私親谿壑
其欲不知紀極攘人土田奪人奴婢富家之
翁啗以封君姻婭乳臭工商賤隸坐耗天祿
宿衛之臣百戰之士曾不得斗粟而食四境
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為念敗軍之將
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則不賞於是一

國之人以奔競為急賄賂為功知有私門而不知有王室矣其林廡之惡皆仁任之醞釀也盧氏宮妾也崔氏院婢也探旨封妃以配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慮其計之未周也乃納家婢戴為小君俯伏稱臣汙穢王室羞辱祖宗播醜天下

天子以為三韓無人論其罪惡自開國以來未有如仁任之甚者也羣兇既族而仁任乃保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其家得全是勸來世之姦賊也願殿下奮乾剛之斷數仁任之

辛禍

罪斬棺瀝宅以解祖宗之怒以快臣民之憤其家舍奴婢財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知姦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誅則為惡者懼為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矣疏奏只命禁錮子孫○斬崔瑩先是典法及郎舍上疏曰崔瑩事我玄陵定亂興王驅僧北鄙逮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盪羣兇於今春以濟生民誠社稷之臣也然闇於大體不顧羣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前功盡棄以瑩之功不幸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天下之議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亟命決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鐵原人惟清五世孫也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剛直忠清年十六父元直臨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佩服遺訓不事產業居第湫隘服食儉素其視乘肥衣輕者如犬豕然每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左右略無懼色戰士却一步者悉斬期以必

辛禍

勝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國賴以安人受其賜雖久為將相手握重兵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不究細理終身掌兵麾下軍士所識面者不過數十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歔歔而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然性少戇不學無術凡事斷以己意喜殺立威及其衰耗識慮顛錯妄興攻遼之師諫大夫尹紹宗論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為名

言臨刑辭色自若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者至于街童巷婦皆為之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都堂賻米豆百五十碩布二百五十匹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三

